

這一束斷續不全的日記，發現於陪都某公共防空洞；日記的主人不知爲誰氏，存亡亦未卜。該防空洞最深處岩壁上，有一縱深尺許的小洞，日記即藏在這裏。是特意藏在那裏的呢，抑或偶然被遺忘，——再不然，就是日記的主人已經遭遇不幸，這都無從究明了。日記本中，且夾有兩張照片，一男一女，都是青年，男的是否即爲日記中常常提到的K，女的是否即爲日記主人所欲「得而甘心」，且爲K之女友之所謂「萍妹」，這也，是無法究明了。不過，從日記本之紙張精美，且以印花洋布包面，且還夾有玫瑰花瓣等等而觀，可知主人是很寶愛她這一片段的生活記錄的。

所記大都綴有月日，人名都用簡寫或暗記，字蹟有時工整，有時潦草，並無塗抹之處，惟有三數頁行間常有空白，不知何意。又有一處，墨痕漶化，若爲淚水所漬，點點斑駁，文義遂不能聯貫，然大意尚可推求，現在移寫，一仍其舊。

嗚呼塵海茫茫，狐鬼滿路，青年男女爲環境所迫，既未能不淫不屈，遂招致莫大的精神痛苦，然大都默然飲恨，無可伸訴。我現在斗胆披露這一束不知誰氏的日記，無非想借此告訴關心青年幸福的社會人士，今天的青年們在生活壓迫與知識飢荒之外，還有如此這般的難言之痛，請大家再多加注意罷了。

這些日記的主人如果尚在人世，請恕我的冒昧；如果不幸而已亡故，那麼，我祝福她的靈魂得到安息。整抄既畢，將付手民，因題「腐蝕」二字，聊以概括日記主人之遭遇云爾。

三十年之孟夏，茅盾記於香港。

九月十五日

近來感覺到最大的痛苦，是沒有地方可以說話。我心裏的話太多了，可是找不到一個人可以讓我痛痛快快對他說一場。

近來使我十二萬分痛苦的，便是我還有記憶，不能把過去的事，完全忘記，這些「回憶」的毒蛇，吮吸我的血液，把我弄成神經衰弱。

近來我更加看不起我自己，因為我還有所謂「希望」。有時我甚至於有夢想，我做了不少的白日夢：我又有知心的朋友了，又可以心口如一，真心的笑了，而且，天翻地覆一個大變動，把過去的我深深埋葬，一個新生的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說有笑——並且也有適宜於我的工作。

我萬分不解，為什麼我還敢有這樣非分之想，還敢有這樣不怕羞的幻想。難道我還能打破重重魔障，挽救自己麼？

今天當真是九月十五麼？天氣這樣好，也沒有警報。早上，我去應卯在辦公廳外邊的走廊裏碰見G和小蓉手挽手走來，小蓉打扮得活像隻花蝴蝶。人家愛怎樣打扮，和我相干，而且她和G的鬼鬼祟祟，我也懶得管，可是她在我面前冷笑，還說俏皮話，那我就沒有那麼好惹。

我當時就反攻道：「醜人多作怪，可是我才不放在眼裏呢！交春的母狗似的，不怕人家見了作嘔，也該自己拿鏡子照一照呀！」

這一下，可把那「母狗」激瘋了。她跳過來，竟想擰我的頭髮，我一掌將她打開，可是我的旗袍的大襟給撕破了一道。她亂跳亂嚷，說要報告主任。哼，悉聽尊便，我姓趙的，什麼事兒沒經過？但叫我當真生氣的是G的態度。他沒事人兒似的，站在一旁笑。我與他之間如何，他心裏自然雪亮，可是小蓉天天失心狂似的追着他，今兒還挨了打，他却光着眼在旁邊瞧，還笑，這可像一個人麼？我倒覺得小蓉太可憐了。

我撇身跑到科長那裏，就請了一天假。

人家以為我的請假是爲了剛才那一鬧，那真笑話。我才不呢！我瞥見了辦公廳裏那一個大日曆，這才知道今天原來是九月十五，這才想起我今天應當請一天假，——讓我安靜地過這一天，爲我自己的這一天。

但是今天當真是九月十五麼？天氣這樣好。

我憎恨今天的天氣有這樣好。我生活中的九月十五却是陰暗而可怕的。

二十四年前的今天，從我母親的肉身中分出一個小小的生命，從這小生命有記憶的那時起，她沒看見母親有過一次愉快的笑。與小蓉差不多一樣可憎的姨娘，還有比G也好不了多少的父親，就是母親生命中的惡緣。而我自己呢，從有知識那時起，甜酸苦辣也都嘗過，直到今天的不辨甜酸苦辣——靈魂的麻痺。

一年前的今天，從我自己的肉身中也分出了一個小小的可憐的生命。這小小的生命，現在還在世上？我不知道。

而且我也沒法知道，因為我在那裏悲痛而忍心的「斷然行動」以後，就不曾設法去探詢，也許今後也不作如是想；我就是探聽到了結果，又將怎樣讓牠隱藏在我心的深處，成為絕對的祕密，讓它在寂寞中啃噬我的破碎的心罷！

每一回想當時的情形，我全身的細胞裏，就都充滿了憎恨。復仇之火，在我血管中燃燒。他是走進我生活裏的第二個卑鄙無恥的傢伙，也是我和小昭分手以後所遇到的第一個懦夫，偽善者！記得那是「七七」紀念以後第三天，他裝出一付無可奈何的嘴臉，訴說他的「不得已」的「苦衷」和「困難」。那時他的主音，已打定，暗中籌備了好多天，已經一切就緒了，可是他還假惺惺說「偶然想到這

麼一個辦法，」和我「從長計較。」他當我是一個十足的傻子，當我是一個女人似的女人哩！我本待三言兩語，叫破了他的全部鬼計，但是轉念一想，趁這當兒各走各的路，也好聽完了他那一套鬼話以後，我只淡淡答道：「何必商量，你瞧着是怎樣方便些，就怎樣辦。商量來商量去，還不是一個樣？況且，你也犯不着爲了我而埋沒了自己——是麼？我近來是身心交疲，萬事不感興趣，祝你前程遠大，可是我不能奉陪了。」

他怔怔地望住我，半天答不上來。蠢蟲！我知道他捉摸不着我的真意，他有點惶恐，然而我又知道他見我那樣「柔順」，那樣輕易「被欺」，他的心裏正高興的不得了呢！許久許久，他這才似笑非笑地喃喃地說：「我就是不放心你，在這裏，人地生疏，連一個朋友也沒有，而且你又快要生孩子。你雖然叫我安心自去，可是我總覺得有點不大放得下心呢！而且……」

「得了，得了！你一百個放心！」我再沒有耐心聽他那一套了，他這種虛偽而且淺薄的心理，叫我作嘔。他當真把我當作傻子麼，真好笑。

「好，那麼，我到了長沙，弄到了錢，就寄給你。」他居然把口氣說得很認真，我不作聲。難道要我向他表示謝意？

「等到你產後滿月，我在那邊的事也該有個着落了，那時我再派人來接你。」——聲音也像是在

說真心話，可是傻子這才信你！

然而到他走後，不上一小時，我又發見他這小子不但虛偽，淺薄，而且卑鄙無恥，他竟把所有的錢都帶了去，而且還把我的金戒指，我的幾件略好的衣服都偷了去！走！好一個「爲民前鋒」的政工人員！向一個女子使出掩逃的行爲！我那時知道火車還沒開，我很可以到車站上去揭他的皮，可是一轉念，算了罷，何必做戲給人家看，誰來同情我？知道一點我的過去歷史的人們，也許還要冷言冷語，說我自作自受呢！我不能做一個女人似的女人，讓人家當作談話的資料。過去那一節鬼迷似的生活，我不反悔，我還有魄力整個兒承受；當前這慘毒的遭遇，我也不落胆，我還有勇氣來一聲不響吞下去！——

我不是一個女人似的女人！

當時我可以「爭取外援」，衡陽有一個舊同學在那裏教書，貴陽也有二三個「朋友」，然而我都不；我受不住人家的所謂「同情」，我另有主意。

我進醫院的時候，就已經下了「斷然行動」的決心。

但是，在臨產的前夕，醫院左近的教堂傳來一陣陣的讚美歌聲，半明的電燈光溫柔地壓在我眼簾上，那時我的心裏起了一層波動，我又有了這樣的意思：「我總該保有這未來的生命。如果是男的呢，我將教會他如何尊重女性，如果是女的，我將教她如何憎恨男子，用最冷酷的不動心，去對付不成材的臭

男人」我那時又成爲「理想主義者」了。

然而我的感情激動到幾乎不能自持的境界，是在產後第二天看護婦抱了嬰兒來，放在我懷裏的時候。雖然因爲是一個男孩子，使我微感不洽意，但我那時緊緊抱住他，惟恐失去。那時我覺得人（世）其一切都不存在，只有我與他；我在人間已失去了一切，今乃惟有他耳。我的眼淚落在他的小（臉）上，他似乎感覺到有點癢，伸起小手來擦着，可是又擦錯了地方；我把乳頭塞在他的小（嘴）裏，我閉了眼睛，沉醉在最甜蜜的境界。

但是一個惡毒的嘲諷，似乎在遠遠地來，終於使我毛骨聳然了。「這孩子的父親是他」——最卑劣無恥，我無論如何不能饒恕他的！

我不能否認這一事實。而且我每一感到孩子的存在，這殘酷的事實便以加倍的力量向我攻擊，使我的種種回憶，電化了似的活躍。我何嘗不以最寬恕的態度試要找出他的一點點——僅僅一點點的可（取）之處，可是我得到了什麼？首先是我與他的最初的結合就是非常的不（自然）。那時他需要於我的是什麼，我知道；而我這一邊呢，爲了什麼，天啊，我不打諱——但這，難道就成爲此後直到現在加於我的責罰？

是責罰也就算了，我決無後悔，也不餒怯！

我分明記得，孩子出生以後的兩週間，我的心境老是這樣矛盾。我彷彿聽得我的心在兩極端之間搖擺——的答，的答，到了第三星期，事情是無可再拖，我毅然按照預定計劃行動，當看護婦循例來量體溫的時候，我就對她說：「打算出去找一個朋友，得三個鐘頭，您看不要緊麼？孩子呢，拜託您照看一下。我先喂飽了他奶，回頭要是哭，您給他點米湯就行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給孩子喂奶。似乎這小東西也有預感，發狠地吮着；幾次我想够了，要放開他，剛一鬆手，他就哭，於是再喂他。我的心裏像倒翻了五味瓶，可是我的決定依然不動搖。忽然從久遠的塵封中跳出一句話：「縱使我有千日的不是，也該有一日的好處，這次我們分手，便是永訣，我希望你將來在幸福的生活，有時也記起曾經有我這麼一個人在你身上有過一日的好處。」——誰說過這句話呢？我這時才辨到它的味兒。我凝神靜思，這才記起這是小昭說的，然而我那時聽了却大生反感，鄙薄他沒有丈夫氣呢！我偶然看着懷中的小臉兒，我最後一次輕輕將他放在床上，我低下頭去，輕輕吻着他的臉兒，我慢慢伸直了腰，我的手按住了心口，突然，我想起，我還沒給這孩子取個名兒呢！「小昭，我就叫他小昭！」——我喃喃自語，不自禁地一聲長吁。

爲什麼不呢，我將以這孩子來紀念我生活中的一頁，正如小昭所說，我們結合的一年多中間，縱有千般苦味，也該有一日的甜蜜。而且也正像這一日的甜蜜不可復得，我也將永久不能再見這孩子。

我最後看了一眼我的「小昭」，就拿起早已打點好的小包，走出了房門，在院子裏碰到了那個看護婦，我只向她點一點頭，又用手指一下我的房，就飄然而去。從此我就失去了我的孩子！

這一切，今天我想起來，還像是昨天的事。我欠了那醫院兩百幾十塊，我給了他們一個二十多天的嬰兒，可是我的「小昭」難道只值了這一點？醫院裏將怎樣罵我：下作的女人？忍心的母親？哦，下作，我一萬個不是！忍心麼？我有權利這樣自責，人家却沒有理由這樣罵我。

我不是一個女人似的女人，然而我自知，我是一個母親似的母親！

也許我在那時還有更合於「世俗口味」的辦法，例如，寫一封動人哀憐的長信，縛在孩子的身上，創造一個故事，說自己是千里流亡，家人分散，不知下落，現在一塊肉既已離身，便當萬里尋夫，只是關山阻隔，攜此乳兒，困難轉多，「不得已」乃留於院中，敬求暫代撫養，少則三個月，多則半年，決當備款前來領認，如此云云，也未始不能搪塞一時，彙開後路。可是我為什麼既做了悲劇的主角還要自願串這一齣喜劇？我憑什麼去兌現我的預約？而且，欠了人家的錢，還要哄他們代我撫養孩子，還想博取人們的好評——哼，這自然更會做人，可是我自知我還不至於如此下作！

萬一有什麼善良的人收養了我的「小昭」，而且又保留了那封假定的長信，而且「小昭」長大時又相信他的母親是這樣聖潔而純良，那不是太滑稽麼？我既然忍心將他拋棄，而我又打算在他那天

真的心竈中竊取一個有利的位置——這是世上有些英雄們的做法，但我還配，我還不至於如此無恥呢！

事實擺在那裏明明白白：我即使有力「贖」他回來，我也沒有法子撫育他。我有把握擺脫我這環境麼？我不能讓我的孩子看見我一方面極端憎惡自己的環境而一方面又一天天鬼混着。特別重要的，我還有仇未報；我需要單槍匹馬，毫無牽累地，向我所憎恨的，所鄙夷的，給以無情的報復！我已經認明了仇人的所在地。

九月十九日

昨天紀念日，一早就奉到命令，派我在E區，以某種姿態出現，從事工作。給我的特別任務三點：注意最活躍的人物，注意他們中間的關係，擇定一個目標作為獵取的對象。

派在同一區工作的，還有小蓉。這本來不會讓我事先知道，可是這套東西得意忘形，示威似的瞥了我一眼，又冷冷地微笑。我立刻試探她一句道，「小蓉，我們公私分明，今天可不能鬧意氣。」小蓉怔了一下，未及回答，我早又接口道，「再說，就是私的一面，我本來無所謂，那天還是你自己不好。」小蓉的臉色

立刻變了但又伴笑道：「你說什麼我不明白。」她慌忙躲到辦公室去了。哈哈，這就證實了我的猜度。然而，這中間一定還有文章。小蓉那示威的眼光，不會毫無緣故。

這小鬼頭存了什麼心呢？是否因了那天的一鬧，她想乘機報復？還是在我身上編造一些什麼當作米湯灌昏了她？

不管怎的，我得警戒。在這個地方，人人是笑裏藏刀，牆上上屋拔了梯子，做就圈套誘你自己往裏鑽，——全套的法門，還不是當作功課來討論？你要是渾身的神經弛鬆了一條，保準就落了不是。

莫看輕小蓉這人有點蠢。蠢東西背後有人指撥呢！雖然我還不知是誰，可是我準知道有。

我這疑團，到了開始工作以後，就打破了。我發覺小蓉老是有意思無意地在我周圍，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這是監視我，怪不得她要用眼光向我示威。哦，今天小蓉的特別任務，原來是對我監視。好！

我並不奇怪他們對我派監視。這是規章，不獨對於我。然而為什麼偏偏派了小蓉？利用小蓉跟我不對麼？可是小蓉是一個蠢傢伙！她時時拿眼睛來瞞我，時時聳起了耳朵在聽我，她還以為我睡在鼓裏呢，可是你像一個衛兵似的不離方丈之路，難道人家就和你一樣的蠢麼？

本來我對於給我的任務只打算應個景兒，敷衍衍打了一份報告書，但是當我發覺了小蓉在監視我以後，我就變了主意。我一面只當全然不覺得，行所無事，一面我却故意佈了一些疑陣。我並沒有忘

記我的特別任務之一是「擇定一個目標作爲獵取的對象」，爲什麼我不就在這上面發揮，引小蓉來入勾？我料到小蓉雖然奉有監視我的使命，却未必知道他們給我的什麼「特別任務」，「喂，小蓉，我的蠢小子，我給你製造些材料，讓你的報告不空洞。剛好有一個青年願意和我接近，隨手拈來，算是「對象」。

此人大約二十多歲，北方口音，走到我面前，就要說話，臉就紅。他問我在那裏做事，我把我的義上的職業告訴了他，却並不反問。我們只說些不相干的話，可是我故意把聲音放低，吸引小蓉的注意。這可憐的蠢東西果然着急了，裝作看天，却把身子慢慢挨近來。我却故意引那青年挪遠些，同時用了壓低的然而準可以讓小蓉聽清的聲音說道，「唉，工作的障礙太多了，有時真會消沉起來呢！」

「哦，你——」那青年睜大了眼睛朝我發怔，似乎不懂我爲什麼忽然說出這樣沒頭沒腦的話。
「你——說什麼——工作？」

我笑了一笑，不回答，却斜過眼去看了小蓉一下。

那青年似乎也有所悟，可是這時小蓉又從另一角度移近過來了。我急忙拉了那青年的衣角一下，就快步跑出了一二步。當我站住了的時候，回過臉去，果然那青年已在我肩旁，我靠近他的耳朵小聲說，「看見麼，那女的？」

青年的眼皮輕輕的一跳，但立即鎮定了神色，凝眸望住我。

我用手指在手心裏劃了一個字給他看，把嘴一努，輕聲說，「她是這個。」

「呵！」青年有點吃驚。（我那時實在辨別不出他這吃驚是爲了小蓉呢，還是爲了我。）猛然轉過身，直朝小蓉走去，有意無意地向她打量了幾眼，從她身邊走過，還回眸望了一下。我不防他會有這樣的舉動，真感得有點窘。如果小蓉够乖覺，那我算是毀了！

後來，轉了幾個圈子，我又接近那青年的時候，就輕輕抱怨他：「爲什麼你那樣性急，這會被她察覺呵！」

青年只微微一笑，不說話。這一笑的內容，我一時捉摸不到。我知道對方也不弱。於是我揀了不相干的話和他鬼混起來，但終於我又試探了一句：「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到你呢，我真想得一個人談談話。」

「我常常在C—S協會看報。」是漫不經意的回答。

在同去的路上，我把那青年的舉動談話一一回味了一遍，我虛擬了他一個輪廓。似乎他的影子已經印在我心上，不大肯消逝，真怪！

我得作報告。兩種傾向在我心裏爭持着：強調這青年呢，或不但想到小蓉一定會加倍渲染她的所見，以表示她「不辱使命」，我就在報告中把這青年強調了。不過我也故意加一點「歪曲」。爲什麼？我

自己也不知道。有一種怪異的情緒在推動我不全盤如實以告。

但是報告上去了以後，我又有點後悔了。如果指定我去「獵取」他，那我怎麼辦？天啊，我不怕我自己「應付」的手段不高妙，我却怕我這空虛的心會被幻象所填滿——我竟自感到「作繭自縛」的危險了，怪不怪？

我預感着一種新的痛苦在我面前等待我陷落下去。

我畏縮麼？不，決不像我這樣心靈破碎了的人，還有什麼畏縮。

不過問題是還有一個別人，那當然不同了，但我又有什麼辦法。

九月二十二日

小蓉大概做了一份很巧妙的報告罷？我雖然還沒有探聽確實，可是她究竟編造了些什麼，也不難推測得什九。這班傢伙陷害人的一貫作風，難道我還不知道麼？

周圍的空氣是在一點一點嚴重起來，一個陰謀，一個攻勢，正在對我展開。

小蓉背後，一定有軍師，誰是不是？G？依常情而言，他不應該這樣和我爲難。但這種人，是難以常情衡量的。我曾經拒絕了他的最後要求，但並沒給他以難堪；況且我那時對他說的一番話，不是又坦白又委婉麼？我說：「我如果依了你，那麼，B！這灘辣貨即使我不怕她，至少也惹得你麻煩，而且陳大胖子久已對我虎視眈眈，我這面也有不少困難。時機沒有成熟，我們且緩一緩。」那時候他聽了只是涎着臉笑，眼光一變一變的，顯然不懷好意。可是當我又暗示說我還有隱疾，治醫尚未痊可，我解脫他的雙臂，低聲說：「你不怕受累，可是我不願意叫你受累呀！」——他忽然瘋了似的連聲譁笑，猛可的將我摔在沙發上。

咬我的肩，擰我的……咄，真不是人，十足一匹惡狗！

不過以後似乎並沒對我怎樣懷恨，我們之間的微妙關係，簡直是做戲似的，而且接着又是小蓉來把他的獸狂吸引住了。

他為什麼要陷害我呢？不可解。但這種人是難以常情衡量的！

除非他是怕我對他先有所不利。這才是笑話呢？我能拿他怎樣？我那有這樣閒心情？我相信我還不至於如此無聊！

但是，且慢；他這鬼心思亦未必全然沒有理由。當初他在誘我上勾的時候，無意中不是被我窺見了他的「一二祕密」麼？雖然我那時裝傻，可是他未必能放心。他這種人，心計是深的，手段是毒的，疑心是多的。在他看來，人人就跟他一樣壞，不是被咬，就得咬人；他大概確定我將對他先有所不利。

真有點阻寒。光一個小蓉，是不怕的；可是——

我怎樣應付這一個難關？

哼，咱們瞧罷！不咬人的狗，被迫緊了時，也會咬人的。咱們瞧罷！

我得先發制人，一刻也不容緩。我這一局棋幸而還有幾着「伏子」，勝負正未可知，事在人為。略略籌劃了一下，我就決定了步驟。